

➡➡不遇，是我命，遇而不成，是我运。

●前些日子，我看过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，讲的是城里人、城里事，与我所在的村庄不是一码事。剧中人物的前半生即使有不堪，但毕竟他们也曾风光过。而我的前半生只有清贫，卑微，受尽屈辱，是一个被别人看不起的人，被称为“光棍”和尚。

在村庄里，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马路，路南被称为南村，路北被称为北村，南村北村都各有几个生产队。我家的房子在南村，靠近最东边的黄岸头，早先村里死了人就埋在黄岸脚，是一片坟场。翻过黄岸头，是大块荒滩和芦苇荡。经过几十年变迁，黄岸头被夷为平地，滩涂围垦种植庄稼，人口增长逐渐形成聚居地，南村生产队反而比北村多了几个。我那时年轻,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只记得从爷爷那辈开始，南村一直比北村穷。究竟穷到什么程度，就拿我家来说，我爷爷年少时跟着南村大人们乞讨，走过北村很难讨上一口饭，也不跟你说话，说是南村人是从坟场钻出来的饿死鬼，与南村人搭腔要交霉运。一直向北，或者朝西，跑到外乡边缘的陌生地，才能讨到一点杂粮，要口水喝。好不容易盐碱地上的盐花退隐了些，庄稼能长一点，才算勉强糊口活下来。

到我10岁时，我爷爷很少出去讨饭了，拼凑一笔钱，在老宅地扩建了几间茅草屋，算是把我爹娘分出去住。稍后不久，我奶奶生日，爷爷想我这个孙子都长到10岁了，他还从来没有为奶奶过过生日，于是到小镇买半斤猪肉，再放些大白菜烧给奶奶吃。肉买好，爷爷用一根稻草绳拴住拎在手上，沿着镇东河边小路走回家。谁料到还没走出镇子，半人高的草丛里横穿出一条野狗，腾空扑抓那块肉。爷爷感到手一紧，眼前晃着狗身，他一个猛子扑下捡猪肉，手臂被狗咬了一口，这块肉还是被狗叨去了。爷爷摘几片草叶，擦擦手臂伤口处血迹。丢掉了那块猪肉，他无比懊恼、伤感，又没有钱再买，只好空着手回家。在当时的村庄，被猫狗牛羊、钉耙刀叉弄破点皮，用泥巴、草叶抹一下就完事了，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哪像现在都知道要去医院打针，防范意识强，也有钱。时隔半年后，我爷爷得了疯狗病，被这条野狗害了性命。我奶奶哭得没有一滴眼泪，整整三天枯坐在爷爷灵柩旁，嘴里只念叨着一句话：“老头子的情意，我一生一世还不清啊！”后来，我爷爷就被埋在南村黄岸脚下。

爷爷走了，我爹撑起这个家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然而，大概在爷爷“断七”后，我奶奶每天要去黄岸头看爷爷，眼神老是发呆，言语更是变得奇怪，说是爷爷在那边不会讲话了，托人传话唤她过去，要陪他说话。爹去北村请一个有点名气的郎中，来家为奶奶看病。郎中看过后，说奶奶没有病，是受到强烈刺激，神经出了问题，先开几副中药调理一段时间。同时，我爹娘又四处张罗，凡是听到某个地方有民间“名医”、偏方之类，就一路探问寻找过去，该服用的，服了；该做的，做了，就连老和尚摆道场，也请了几回，但我奶奶始终没有半点好转。

我初中毕业回村务农，那时奶奶早已是半疯半痴，失去了劳动能力，家务都不会做。这样一个家庭背景，以及南村不招人待见的环境，我出工挣一份工分，工价低，干一年农活收入，不及人家一包好烟。我不会什么手艺活，也没有其他赚钱门路，寻着那片歉收的黄岸头土地，卖苦力，浪荡青春，活得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。转眼20岁出头了，看到南村的姑娘们，不管是漂亮的，还是丑陋的，大都找到了外村外乡的夫家。有一个叫小燕子的智障姑娘，也配上了北村开豆腐店的宋家傻儿子。南村的姑娘嫁的嫁，说亲的说亲，一个都不愿留在南村。有几个比我条件好得多的小伙子，急得想去北村抢亲，而我东、西宅邻居各养着一双儿子，大的去做上门女婿，小的暂时留在爹娘身边，看看以后能否娶一个女人进门。我家的情况本来就差，我又长得黑凜凜的一个人，就算不是南村人，想必也没有哪个姑娘看得上。

●年龄捱到30岁时，讨老婆这件事，我不去多想了，平常上镇买点杂货时，也就顺便看看镇上的年轻女人，或者上了年纪仍穿得花花绿绿的女人。南村是块伤心地，看看年轻姑娘全嫁出去了，难怪北村人说南村是和尚村，闻不到一丝丝女人用的花露水味。没有一点女人味道的南村，让我们男人抬不起头，说不响话，做不出事。我家东宅的虎子，胆子大，不甘困死南村当和尚，说去上海打工赚了钱，不怕没有女人。西宅的狗囤，听到虎子出门打工赚钱娶老婆的想法，急忙告诉虎子算他一个。那个时候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出门打工寻活路逐渐开始流行。我想跟虎子、狗囤一起到城市里寻活干，但家中有个上年纪的疯奶奶，我爹生过一场大病，不能干重活，更不能干弯腰的活。娘的右臂得风湿病，几乎全废了，这个家是我里里外外操持，我一离开意味着这个家也就废了。

虎子、狗囤走了大半年，在城里脚跟站稳后，南村的年轻人又跟出去一大批。我这个老小伙子，好像是进城打工老乡派我留守在南村的代表，他们想念南村了，就与我联系问问村庄里的事。若有老人离世，我会通知，按村庄习俗让他们赶回来送人情，一起帮忙办事。

有一年中秋节，虎子、狗囤厂子里放假，他俩各带着女朋友回到南村，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村庄，见父老乡亲就撒烟、发糖。这是头一回有外来女人瞧得起南村人，我为伙伴们感到高兴啊。我爹娘好像也看到了希望，托虎子、狗囤多留意厂子里打工妹，给我介绍女朋友。这个事虎子记住了，假期结束上班不久，虎子女朋友有个离婚的老乡，生过一个小孩判给男方抚养，她在另一个厂里打工，愿意想在虎子女朋友的一个村庄里找个男人落脚。此时，我已经36岁了，哪有资格挑选呢，有个二婚女人组织家庭，算是烧高香了。虎子和女朋友把人带来了，是个长得胖乎乎的女人。

人看过了，我是没啥好计较的，只要人家愿意，能照顾我的家人，就是明天结婚都可以。但人家会像我这样想吗？要是想法相同，就不会发生不愉快的事了。虎子倒是有意促成我与胖女人成家，当晚安排让胖女人住我家里，他女朋友也劝老乡留下住宿，过几天办几桌酒，请一下长辈，就



我的前半生

算一家人了。胖女人偏着头，装作含羞的样子说：“我虽是二婚，自己爹娘那边总归要有一份彩礼，这样才算我又落定一户人家。”我娘问：“姑娘，那要多少礼数呢？”胖女人想了想，接着说：“四五万总是要有的。”我听了胖女人的话，好揪心，肝火直冒，我要是有四五万块钱，何至于这个年纪还是打光棍，这笔钱当时可以在村庄造一幢楼房。我告诉胖女人：“礼金是没有的，我家穷得叮当响，没有女人，我可以活命，如背一身债娶个女人，我全家的命都活不成啊。”胖女人听我说完这番话，她立即发起急来：瞧你这副穷酸样，家里人疯的疯，瘫的瘫，小草屋跌跌倒，猫狗不上门，还想相亲碰女人，枕头垫高做梦去吧！

就因为家道低落，多灾多难，受一个陌生女人羞辱，耻笑，我真是贱。唉，虎子啊，你这么把这种女人带来，气得我三天吃不下饭。不多时日，虎子被他的所谓女朋友卷了一笔钱，失踪了。他去另一个厂找女朋友老乡胖女人，也不知去向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两个同乡女人，是专门以婚姻为幌子骗钱财的骗子。狗囤那个浙江女人，倒真的成了嫁进南村的第一个外来媳妇，受到南村人的爱戴和敬佩。

●经过这一次折腾，我对婚姻看淡多了。我相信世上有幸福的贫贱夫妻，有富贵妻荣的婚姻，有门当户对的鸳鸯，有富豪佳偶的绝配，但都得讲究个缘分。不遇，是我命，遇而不成，是我运。想透了一些事，我即使当一辈子单身，又无妨。从此，我尽心尽力照顾奶奶和爹娘，低价承包了几亩鱼塘，在室内培植蘑菇，再加上南村土地几十年耕耘，渐渐变成了熟地，庄稼长势转好，亩产不断提高，我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。

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后，我爹娘反而哀声叹气，他们责怪自己的健康状况，拖垮了我的婚姻。我的疯奶奶，有时神志清楚点，她用手指着西宅狗囤的女人，意思叫我像狗囤一样要有个老婆。我怎能埋怨爹娘呢，这事谁碰上就得谁承受。说到底，承受就是一种担当，况且，从表面上看，我家确实遭遇多种不幸，但又谁敢肯定祸缠人一辈子，就不会时来运转？从爷爷到我这辈三代人，唯一缺憾的是我没有后代，与南村好几个“光棍”哥们，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话。其间也有不少好心人帮我物色对象，隔一年半载相亲一二次，但终究因为穷、家人多病而未获成功。

在我快50岁时，我们南村这块临近江边的土地，被政府引进项目的开发商看中，要成为商业用地，动员老百

姓拆迁。听到消息，南村人被“吓坏”了，哪有这等好事，南村人被北村几代人看不起，怎么偏偏轮到南村拆迁，搬到镇上小区六层楼安置房居住，成为非农户口，由政府一次性缴满15年社保，到龄享受养老金。我把这些情况解释给爹娘听，他们老两口呆在那里，简直不敢相信有老板相中这块黄岸头，过好一会才说：“终于熬出头了！”我的疯奶奶好像也听懂似的，沧桑衰老、满是皱折的脸上挤出些许笑容。我记得自从爷爷离世后，她从来没有笑过。

随后，南村开始量房屋面积，统计果树、树木等评估工作。由于我爷爷奶奶旧房子，我爹娘手里翻建过砖瓦房子，我手上也扩建过两间楼房底层，这些都被算上建筑面积。按照拆迁标准，我家200多平方米权属，可以拿到至少三套安置房。北村有个媒婆知道我家拆迁交了好运，找到我娘，说北村有个小寡妇才四十开头，男人是车祸被撞死的，赔偿过一笔钱，养着一个女儿，过几年出嫁，置办嫁妆钱是有的。媒婆介绍我娶了这个小寡妇，后半生好作个伴。我跟媒婆开玩笑说，隔两年我就要分到三套商品房，按市场价要有四五百万，上海的房子一直在涨，郊区也会跟着涨一点，我的条件娶个北村寡妇应该行吧。媒婆装作听不懂，哟，南村大兄弟，发财了不要看不起北村人。我不想跟媒婆多啰嗦，直截了当地说，我都50岁了，你早去哪里了，现在看到我有几套房子，就想弄个人来产权证上添条名字啊，这婚姻还是留给你北村人娶她。媒婆灰溜溜地走了。

●两年一眨眼过去了。我家如期拿到了三套新房，其中一套简单装修，就搬进去居住。南村嫁到外乡的小娅，因没有生养孩子，二十年前就被夫家吵着赶走了。小娅离婚后，一直住在南村爹娘家里，没有再婚，平常对我家颇多照顾。我与小娅年龄相近，年轻时也互相有好感，只是我生性自卑，再加上外界对南村人的偏见，我岂敢连累小娅和她的一家，所以始终没有向小娅表白过爱意。现在我与小娅都经历过人间冷暖，乘拆迁这个机会，我向她说出组织一个家庭的心里话。小娅有点难为情，低着头说：“小土哥，只要你不嫌弃，我愿意陪你过后半生！”

我的前半生，我的家庭，经历社会各个转折阶段，起伏不定；而我与小娅的后半生，还刚刚开始。但可以预料的是，绝不会比前半生差，至少我有了妻子小娅，光棍和尚这顶帽子彻底丢掉了。